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
第二十六回 鬧紅樹舒公子送巾 春睡軒蘇校書鼓琴

三人正在說話，只見燕卿那裡的小丫頭來說：「請舒爺過去。」秀蘭笑道：「快去罷，貴相知望眼欲穿了。」知三道：「仲蔚同我去，請獻之在這裡等一等罷，我們就來的。」仲蔚道：「我要到幽貞館呢，你先去在那裡等我，我就來。」獻之道：「你們去了，也不必再到這裡來，我也就要回去的。」秀蘭把獻之的看了一看，嗔道：「你來了總是就要去，去了又不想來。你既來了便去，來也徒然了。」知三一面走，一面笑道：「獻之聽見麼？我也不來了，好白為之，千萬珍重。」便走了，仲蔚看秀蘭這個房裡，藤牀竹榻，紙窗簾，把富貴塵俗氣象不知趕到那裡去了，獻之道：「秀妹妹，你這個窗子上的漆，總不好再用綠的。本來這裡的蕉竹已綠，綠到心裡，還加上這個窗子的綠，不如用白粉漆的好。」仲蔚道：「一些不差。」秀蘭道：「我何嘗不是這個意思呢？我說要同粉壁一樣的，他們工匠太俗，也漆了綠漆。我今早已經去找他進來要換上白漆，因他要緊收拾桐華院同牡丹台，說要初六七再來呢。」說著，只見龍吉來把仲蔚又請了去，這裡秀蘭把書畫碑貼給獻之的看了一回，便要請獻之做一副對子，獻之道：「我明兒替你做，索性寫好了送來。」秀蘭笑道：「不用你買，我已辦好在這裡了，你做好就寫罷，我替你先磨起墨來。」說著便去取了一個墨壺，放了些清水，果然就替他磨。獻之給他逼得緊，只得在地下踱來踱去，思想一回子，想著了，便去取秀蘭買的現成對聯攤在桌子上，墨也剛才磨好，便一揮而就。聯云：畫意詩情，無限雲山人豪素。棋聲花影，全憑風月透簾櫳。

秀蘭看了大喜，獻之道：「天下沒有這個樣的逼做，我倒給你考了一考。我本來多喝了幾杯酒，這回子很不舒服，頭裡覺得有些疼。」秀蘭道：「到房裡榻上去睡一回子。」獻之道：「也好。」秀蘭便領了前走，不多幾步，到了房中，所有器用，無非是紅木花梨，俗不傷雅。命幼芳把榻上收拾妥了，獻之便向上而臥，把腳擱在一只高杌上。秀蘭道：「把鞋子脫了罷。」獻之道：「也不必，你把這西洋口香糖給我一粒吃。」秀蘭便在身邊取出來，先放在自己口裡含著，然後送過去，便在身體旁邊坐下，問道：「你這頭痛還沒治好麼？」獻之道：「近來不覺得，偏了熱，偏了寒，總要發的。」秀蘭歎道：「我本來叮囑你少操心計，住在客邊，究竟不相宜，家裡窮，還是家裡好，你們兩位奶奶又是極好的，快早些回去，把這病醫醫。將來好了，仍可以到上海，橫豎我現在未必從良，你便過一年半年，再好相見呢！只要大家有心。」又道：「我看你身體那麼嬌弱，病根倘然不去，或有一長兩短，不要說你家兩位奶奶著急，就是我……」說到這裡，覺得言語造次，便咽住了。看他這種脈脈含情，嬌羞滿面的光景，真是令人可憐可愛，可敬可悲。獻之不覺鼻子一酸，眼圈兒就紅了，大家默然，靜悄悄的坐在那裡。過了一回，獻之說道：「我久欲回家，可知未免有情，終難割愛，叫我奈何呢？」既而歎道：「罷了，天下事有聚必有散的，我今承卿雅囑，回去一趟，再作計較。」秀蘭呆呆的坐著，也不答言。過了一回，獻之覺頭疼稍好，命小碧倒了一杯茶喝了，身邊取了一張票要給秀蘭。秀蘭道：「且放在你身邊，你倘然回去，又要用錢呢！我這裡還怕不夠使？少了再問你要。」獻之道：「你拿去償他們罷。」秀蘭把獻之的看了一看，歎道：「你還是這個使錢的性兒，你要給我，怕你沒得許多錢。你怕過意不去，也不在這錢上的。只要大家不忘就是了。」說得獻之只有感激的分兒，只得把錢收起了。又坐一回，鐘上已敲了十二點。獻之道：「你保重罷，我臨走的時候，再來別你。」秀蘭道：「今夜你再要回寓麼？」怔怔的把獻之的看了一看，獻之道：「我別你的時候，住到你那裡來罷，今日還有兩個堂匾未寫，必須去寫好，明早他們要來取的。」秀蘭道：「找個人送你去罷。」獻之道：「你差人送到我園門口，我坐東洋車回去了。」知三、仲蔚來，說我先去了。」秀蘭遂命值管園丁提一個燈，送獻之出去。以後曾否來宿，因斷腸碑上未記這事，作者亦無從考究。

卻說知三隨著小丫頭，到了鬧紅樹，燕卿在意春軒中迎了出來，一同到自己房裡，便叫鶯兒倒茶，知三道：「你幾時又添了丫頭麼？」燕卿道：「就是珊寶改的，因韻蘭妹妹說新來了謝珊寶姑娘，同了名，不好唐突的，他就替我改了這個名。」說著鶯兒已經倒了茶來，笑道：「舒老爺，你二十幾天不來了，忙得緊呢，用茶罷。」知三道：「我初十這天動身，到了蘇州，又從上海到南京，回來也不過三天，怎有工夫來呢？」燕卿向鶯兒道：「你到意春軒去，等他走的時候，你來招呼一聲，不要得罪他。」鶯兒去了，燕卿道：「知三，你有公事去了，到這時候才來，我也不怪你，但是元宵這日，大家來賞賞光，你就不給我臉，這回子你怎說？」知三笑道：「罰我做小狗。」燕卿就把纖手來拈知三的耳，笑道：「你涎皮涎臉的，我不依。」知三道：「阿環阿環，你放手，我同你說。」燕卿笑著放了手，拉他在炕上坐了，說道：「你說！」知三笑道：「我知道你要怎樣呢！」燕卿笑道：「你替我請一回客。」知三笑道：「客不會客，你的客我怎麼好請呢？」燕卿就擁到知三懷裡笑說道：「我把這假癡假呆的你，到底肯不肯？」說著又捻知三的腿，知三笑道：「阿環有趣。」燕卿笑著，捻得更重，知三笑道：「好妹妹，放手，我就答應。」燕卿道：「幾時來？」知三道：「這幾天我初到，從明兒起，我還要拜幾天客。顧府上又將出殯了，你能信我，多至十天，少則五六天，好不好？」燕卿道：「要算數呢！」知三笑道：「不算數，回來你不許這個樣兒！」燕卿笑把知三打了一下，道：「這也罷了，我叫你南京帶的白緞刺毛巾呢？」知三笑著，便在袖子取出來，是包得緊緊的，就解開了一看，數著共是八條。燕卿笑道：「我叫你買十二條，你又少了四條。」此時燕卿看房中人，便笑說道：「上年那一天你住在此地後，直至前日身上天癸方來，沒得巾子，就把洗臉的刺毛巾跨了，總嫌累墜，不及那個好，我巴巴的望你寄來，你又不來。」知三道：「暴殄天物，把這個簇新新的白緞巾子來承受你這個，要五錢半銀一條呢！」燕卿笑道：「我向來用那個的，你捨不得，等我用過了你拿去！」說著，便到小房間裡換去了。知三跟了進來笑：「我替你來換！」燕卿笑道：「你不出去，我一輩子不理你！」知三笑道：「什麼呢？待我看看！」燕卿笑：「你看了一世不發跡的。」說著把這巾一擦，笑道：「我來點你一個魁星。」知三連忙擁著跪下，磕頭求歡，燕卿笑道：「你做佐雜官的，真是磕頭蟲轉生，只管磕頭。」知三道：「你不允，我不起身。」燕卿見此情形便不能推辭了。幸虧園中的規矩，凡客人在房，雖親近丫頭，非上頭差遣陪客，均不得入房窺探。二人淨了手，在炕上談別後的事。忽見仲蔚進來，燕卿連忙讓坐，叫小丫頭金兒倒茶，談了長篇累牘的話。知三因問仲蔚道：「韻蘭叫你何事？」仲蔚道：「他的詩稿要刻，托我找人寫樣，就把新時做的詩一卷給我，說要請介侯、知三、甌士大家看看，或刪去幾首。不好的地方，通要替他改的。他那邊還有三卷，是已經請人改過的了。不過這一卷未改，我因取了這卷，還須回去改呢。」知三道：「你取出來我來看看！」仲蔚便取出來放在桌上，知三同燕卿走來揭開看時，真是劍氣珠光，錦心繡口。燕卿笑道：「我這幾天也想做詩，你看成不成？」仲蔚笑道：「燕姊姊也想做詩，真是清氣獨鍾巾幗了！」知三向燕卿道：「本來你們應該多通些文，你看你韻蘭妹妹何等受用？就是兩位謝姑娘、陳姑娘、馮姑娘均是好的，你不通也是缺陷。」燕卿笑道：「我幼時也讀過四五年書，幼學女孝經，通講過。後來爹媽一死，就棄掉，做這個不能上前的生意。以後七言唱句同淺近的文理還看得來，別的就解不來了。珊寶妹妹說，若要通，須用功，教我有空便看書，不知道的就去問他，這回子似覺好些。不過做詩最難，只得再累兩三個月看怎樣。」知三一面看書，一面聽他說話，看到後來，見詩卷裡頭有一張紙，是韻蘭自己做的駢文，知三看了一遍，擊節歎賞，問仲蔚道：「這個駢文做什麼？」仲蔚道：「這是他新近替一個熟客做的詞序，說這個客人現在湘中，屢次招他到申，客人不能脫身。韻蘭恐怕要閉門謝客，故後面敘這個一段，現在他意思專要請你改的。」知三搖首道：「我那裡做得這個，安敢去改他。我們將此文去錄一篇出來罷。」仲蔚道：「也好，時候不早了，我們到棠眠小筑去看一回就回去罷，獻之早已去了。」知三點頭稱是，於是命人提燈引道，同仲蔚兩人去走了一遍，方出園來。約好明晚到棠眠小筑，並要他約定各人，於是仲蔚回鋪，知三回靜安寺。一宿不題。

到了次日午後，南路各人在租界會齊，將要上燈時候，方到綺香園、棠眠小筑來。方進了春睡軒，知三卻已設法私哄了蘭生出來，也在那裡。蘭生已見過了佩纓，哭一回笑一回的。親熱了良久，韻蘭也說他彷彿是一個寶玉。佩纓又引他到湘君、珊寶那邊逛了一回，方到文玉那裡。眾人見了，出於意外。蘭生便要回去，佩纓那裡肯，就預先回了韻蘭，處處跟著同他說話兒，韻蘭便也就允了。知三、伯琴還要把他打趣，仲蔚、文玉道：「何苦呢？你們不說他們還是小雞兒，見了黃狼似的，是極體貼人情的，還攔得

住你們形容？人家長久不見，誰不要親熱親熱，有一半句知心話兒呢？」伯琴笑道：「親熱是大家有的，他們的親熱著鴉鴿子的樣兒，倒也好頑，現今韻蘭又不在此地，佩纒來幹什麼？」說得佩纒紅了臉走了，文玉笑道：「癡丫頭，莫走，走了他們更要輕狂起來了。」佩纒也不管，竟去了。伯琴道：「賈士、介侯還沒到麼？去到幼青那邊催一催。」知三道：「賈士已打發人催去了，介侯在燕卿那裡。」仲蔚道：「今回碧霄要去請不請？」知三道：「我們仍舊學那天請湘君的規矩，大家具名，叫文玉去邀他，應該總來的。」伯琴道：「也好。」於是仲蔚寫了一張字條，交給文玉，便差人去請了。正在安排請客的事，忽接小香的信，是寄交介侯的。內中說月仙、月紅也要移進園來，請與韻蘭妥議，於是共到韻蘭處商議，准令住在牡丹台，待完工了，擇日遷進。介侯便函致小香，小香得了信，便定於二月廿三日遷進，請韻蘭嚴飭工匠，將牡丹台趕緊催工，此是後話。

卻說當日伯琴等與韻蘭商妥了月仙所住地方，便要同知三到鬧紅樹去，此時知三已到文玉房中，因道：「我剛才來，這回又去，你不認得燕卿麼？你要去自己去，我就在這裡同令弟婦文玉講話兒。」伯琴無法，因要找蘭生，忽然不見了，知三道：「他又跟著佩纒去了。」

卻說蘭生見佩纒給他們說走了，自己乘人不備，也慢慢的走了出來。方出了門，便由石徑一直向北奔去，過了月影橋，就迷了路。忽見有一個侍兒手裡拿著個紅木匣過來，年紀十六七歲，小圓臉兒，腰肢細細，身上穿著月白湖縐元緞大滾襟珠皮襖，元縐元緞大滾邊珠皮半臂，笑嬉嬉的走來。蘭生一看，好似見過似的，便去問信道：「姐姐這裡是走到佩纒姐姐那裡去的路麼？」那丫頭笑道：「他在我姑娘那裡呢。」蘭生就笑央他引道，那丫頭笑道：「你跟我走。」便從寒碧莊北首廊下走，進了一處廊房門，沿著花障小徑，向南朝東，一條石路，到彩春橋，笑說道：「過橋就是延秋榭，你去罷。」說著便走了，蘭生就過橋來，到西廊，忽聽裡邊珊寶憑著窗子，見了蘭生，因笑道：「進來罷，你那佩姐姐在這裡呢。」只見佩纒開了西首一個便門，接著笑道：「我原不要同你到那裡，你偏黏住了，這回子給他說，當笑話兒。」蘭生笑道：「我們到你的房裡去坐。」佩纒跺腳道：「小祖宗！既來了，不進去，人家又招呼了，怎好意思？」蘭生只得跟著進去，看便是他的閣，方才到過的，珊寶坐在一張紫檀大羅漢榻上，擱几上放著一張稿本、一本詩韻、筆硯等物。珊寶便請蘭生坐了，又叫小丫頭子倒茶伺候熱手巾擦臉，又去裝著一個果盤，又叫擺上四樣水果，請隨意用些。一面笑道：「你好長腳，又跑來了。我被你這個佩姐姐累得要死，今兒早上來請我講唐詩，又請我出題，才剛他來了，又請我出題做起詩來。你去勸勸他，要變書癡了，你今替我代館監場罷，我要去散一回子呢。」說著便走出去。

原來珊寶進了園，與韻蘭最合，便拜了姊妹，兩人無話不談。韻蘭曾說起佩纒同蘭生的交情，珊寶知道韻蘭最寵佩纒，不啻姊妹，是以待佩纒也極好。此次看見蘭生來尋佩纒，就看出他兩人的意思，所以有心走開一回，讓他兩人談談。這便是珊寶的直爽忠厚體貼人情處，閒文不題。

這裡蘭生便先去看佩纒做的詩，乃是同宮蘭一起同，第五句已經做好了，一起兩句是「蠶尚多情甚，相期不解緣」，第五句是「雙樓亦可憐」。蘭生把佩纒看了一看，笑道：「物猶如此，雙樓亦可憐呢？不知道姐姐這等聰明，一月不見，我亦當刮目相看！」佩纒笑道：「你看好不好？」蘭生笑道：「好極了，我來替你做完，好不好？」佩纒笑道：「你做做好了，我來寫。」蘭生一面想，一面要去握佩纒的手，佩纒道：「小祖宗，尊重些，怕他們看見嚼舌呢！你規規矩矩坐在那邊同我說。」於是蘭生說，佩纒寫，頃刻便寫完了，詩云：

蠶尚多情甚，相期不解緣。性情甘束縛，生死總纏綿。共穴何嘗負，雙樓亦可憐。三眠辛苦足，修到馬頭仙。

佩纒就將几上的詩韻筆硯歸好了，蘭生笑道：「姊姊我問蘇姑娘要了你，你到我那裡去罷。」佩纒笑道：「你老子在家裡，你是銀樣蠟槍頭，怎麼做得主？」蘭生道：「父親過了百日，就要出門的，那時我再來要你。」佩纒道：「你府上兩位太太，大太太是我見過知道的，你這位母親太太，我聽得是治家極嚴的，恐怕未必肯。我這樣個人，雖然極不好，一旦到你家裡，是眾目昭彰的，顯見得無私有弊了。況且蘇姑娘這般待我，我也不忍離他，還是你常來這裡頑的好。」蘭生笑道：「現在我在期服內，先祖母待我是沒得說的，我也不敢十分荒唐。你這樣的好人，須得常見才好。」佩纒笑道：「我這人是不好的。」蘭生道：「你剛才說了這一句，我不提你的差兒，今又要說了，我說你極好。」佩纒笑道：「你說我極好，我偏說我極不好。天之下，地之上，我第一個不好，再沒有勝我的不好了。」蘭生就猴急起來，要握他的嘴，說道：「你說這違心之論，我要自己咒我了，為佩姐自己不尊貴自己，我就自己早死，立刻就死。」佩纒便來掩了他嘴，說道：「罷了罷，我倒找上你這些話來了，你還說，我一輩子不理你子。」蘭生道：「誰叫你說自己不好？你須得說回來了，你不說，我自己又要咒了。」佩纒道：「叫我怎樣說回呢？」蘭生道：「你說我最尊貴最好，天下沒得第二人。」佩纒笑道：「蘭生少爺最尊貴。」蘭生又著急道：「罷罷，你這樣說我，蘭生活不到。」佩纒便上去掩了蘭生的嘴，笑道：「我說我葉佩纒是天下最尊貴最乾淨的女兒好不好？」蘭生便喜歡起來道：「好，加上乾淨兩字更好，好姐姐，我從今以後暮暮朝朝記著這六字。」

原來蘭生天生一樣異人別緻的脾氣，他常說女兒家最是尊貴又最是乾淨，聽見人家罵女孩子，他便蕩氣迴腸的難過。說這個罵人的人，必然不得好死。死後刀山劍樹，拔舌磨灰，必定盡要經歷，還不能抵消罪過。須要在天主造的火獄裡永遠焚燒幾千億萬年，到上主審判的時候，還不能出來，這才抵得過罵女孩兒的罪，所以見人說壞女兒家不好，他便忌諱不要聽。見人說好女兒家，他便有馨香頂祝的心思，說善哉善哉。一片祥聲，真是承平雅頌。老佛菩薩，為世人說法，不過如是。他看《紅樓夢》上所記寶玉說女孩兒是水做的，男人是泥做的，便佩服得不得了。把這兩句寫了出來，在廟中焚化，一則替寶玉祝壽，二則要求神明把這兩句立了鐵案，你想這個人呆不呆？家中珩堅阿姐，還有幾個丫頭，及親戚家幾個姑娘，也知他的癡念，有時引他喜歡，有時引他著急，即伯琴、知三這幾個人，知道他喜奉承女兒，不喜貶毀的，所以在他們門前，也總是說女兒好。偶然見了麻面掌頭暗眼缺嘴，或六七十歲的白髮老婆，也故意極口的贊說這麼尊貴，這麼美麗，引得蘭生反說他過分，說那是又當別論。為什麼呢？女兒家尊貴的名分，譬如皇帝在位，有權有威的時候。女兒到了十幾歲，就如皇帝登基，得了這個榮顯。女兒到三十五歲以後，便是耄倦倦勤，必要禪位。若再戀戀，也就是昏君了。至於肢體損缺的人，也如皇子繼統，皇帝必先擇賢，方許嗣立。凡嗣立的都是聖賢，若肢體損缺，必無這個權位顯榮呢。佩纒是極聰明的人，雖與蘭生相交不久，已看出他的意思，所以這回自己贊了，蘭生方十分快樂，好比轟雷掣電，直到心坎兒裡邊了。佩纒因問道：「你府考去不去？」蘭生道：「要去的。」佩纒道：「你看考市上有原板全唐詩帶一部送給我，不要清校。」蘭生點頭答應，佩纒又道：「你今兒喝酒打算叫誰陪？」蘭生道：「我已同湘君說過一聲，請他去。」佩纒道：「這裡謝姑娘極和厚的，你何不請他？」一語來了，珊寶笑著進來說：「學生背地裡談起先生來了。」蘭生等連忙讓坐笑道：「並不曾說呢！」珊寶笑道：「我似乎聽見佩纒妹子說的這裡謝姑娘。」佩纒笑道：「姑娘真個笑話，我是一個丫頭，姑娘索性當著人家叫起我妹子來了。」珊寶一面坐，一面笑道：「我偏叫你親妹子，明兒我同你換帕拜姊妹。」蘭生笑道：「佩纒在這裡說文玉那裡吃夜飯，叫我請珊寶姑娘。」珊寶笑道：「這是我倒錯怪了，原來在這裡保舉人才。只是這位皇上不知他可能破格錄用，還是要交王大臣察看呢！」說得眾人皆笑了，珊寶又看桌子上一張詩稿，因笑道：「已經完卷麼？又說話又做詩，佩纒妹妹真是五官並用，你帶來給我看！」佩纒就去取了交給珊寶。珊寶讀到第二聯，拍案道：「好個性情甘束縛，生死總纏綿！這個手筆個儻流麗，必定不是妹子做的，你們可從實招來，免受刑責。」佩纒笑道：「我不過三句，其餘是蘭生替我完篇的。」珊寶笑道：「我做考官眼力如何？但是學政全書上代槍是要到邊遠地方去頑一通的呢！」說著只見方才引路的丫頭進來說：「請爺去罷，已將坐席了，他們以為爺在佩姊姊那裡，已叫人到蘇姑娘屋裡去請過了，他們說爺沒來，給我聽見了，我便說道在我們姑娘那裡，他們就叫我來請呢。」蘭生笑道：「姐姐好，說得明白，你是這裡人麼？今年幾歲了？」珊寶笑道：「叫靚兒，十四歲了。」佩纒笑道：「不用囉嗦了，你快去罷。你叫仲蔚來找我們姑娘，我也跟來瞧熱鬧，這裡珊姑娘你自己寫字條兒來邀罷。」蘭生笑應著。珊寶便又命靚兒引路，蘭生跟著就去了，佩纒也便回去。那蘭生跟著靚兒由彩春橋向西南，過寒碧橋，望西經過一條短廊，繞著寒碧莊花障，西南首的廊，直到棠眠小筑，見門前空地豎著兩根長竿，當中高處又橫架一竿，縛著廣東煙火。於是走到裡邊，靚兒方

才回去。蘭生見眾人通在那裡，連王小香、月仙也都請來。屋中排了兩行長席，可坐多人。連碧霄、素雯也到，並替蘭生把湘君都請來了。於是大家就坐，蘭生就把到珊寶那裡去的事說了一遍，又要了紙來寫了。打發人去找珊寶，不多一回也來了。這裡規矩是每局六元，跟轎的另給一元。蘭生又命仲蔚去請韻蘭，仲蔚笑道：「還等你說，早已去了。」知三道：「快坐罷，不要講別的話了。」蘭生遂於仲蔚的上首坐下。

原來這酒擺在春睡軒的正間，兩席正朝著南首，恰對燄火架子。又恐有風，用玻璃屏來擋好。這裡後面一行座位，因韻蘭未到，空了一位。第二是友梅，第三是碧霄，第四是知三，第五是燕卿，第六是伯琴，第七是小香，第八是月仙。前邊一席第一是湘君，第二是蘭生，第三是介侯，第四是珊寶，第五是伯琴，第六是素雯，第七是仲蔚，第八是文玉。原來這個位子，除仲蔚、文玉主位之外，其餘是隨意亂坐，並不定席。姑娘們高興坐在那位爺們肩下肩均聽其便。文玉斟了一巡酒，蘭生便命便要放燄火。文玉道：「且慢，朱老爺同韻蘭姐姐未來，友梅那裡也要替他找一位姑娘。」仲蔚道：「等韻蘭來了再說罷，我們且喝酒。」又命人去催獻之、韻蘭二人。只見佩纓手裡拿著一件東西也來了，文玉便推他在蘭生肩下坐著。伯琴、知三要笑，仲蔚同他二人做眼色，叫他不要打趣，佩纓不肯坐，珊寶道：「你坐吾這裡來。」伯琴笑道：「佩纓今夜總要放心多喝幾杯酒了。」湘君、珊寶抿著嘴兒笑，知三道：「你小匣兒裡什麼東西？」佩纓道：「姑娘叫我帶來的酒令。」伯琴道：「你交給我看看。」佩纓笑道：「停一回再給你，這時候不便傳遞。」仲蔚道：「你姑娘為何不來？」佩纓道：「剛才幼青姑娘來了，說他初八搬來，同姑娘去看房屋去了。看了二人便一同來。」說著催客的人來說蘇姑娘就來，朱老爺身體不舒，謝謝眾人，也就罷了。席中燕菜方上，只見韻蘭同幼青進來，幼青穿著一件竹根青廣綿緞金品藍工繡大團鶴珠皮襖，秋香月華滿繡團緞邊，下穿銀紅摹本百蝠青蓮金灑滿繡散管褲，身前垂著兩條蘋綠羅縐織元色緞錦八仙鑲頭排須帶，滿繡京式閃緞鞋。頭上打了一根髮辮，插著一架蘭花，戴著一頂錦緞男子帽，釘著一顆大泉珠，墮著兩個小珠圈，年紀十四五歲，真個是初水芙蓉，迎風萋萋，就在毘士身旁坐下，眾人大家稱贊。韻蘭外邊換著一件澆金花鼻煙色金龍摹本閃緞五蝠來朝珠皮襖，不過肩頭同襟上素鑲元緞潤邊，三道元色月華帶，下邊並不鑲滾，下穿元綢百褶裙，元色素寧綢白灑百壽散管褲，其餘也同各人一色打扮。眾人推他上坐，韻蘭笑道：「我是園主人，應該末坐，倒教我坐在這裡，豈有此理？」伯琴笑道：「你不坐就立了罷，我們不來讓了。」仲蔚道：「你就坐了罷，停一回你愛坐到那裡就坐到那裡，如何？」韻蘭也只得告了罪坐著，向四座一看，見佩纓也坐在上邊，便笑道：「你怎麼也坐在那裡？」佩纓笑著便要起身，知三道：「這是我們公議請他坐的，他在背後，怕我們蘭生弟心痛呢！」眾人大家笑了，韻蘭笑道：「既然坐了，也不用客氣了，我來替你告個罪罷！」知三笑道：「你在台階上去磕兩個頭。」眾人大家笑了，湘君向知三笑道：「這裡又不要求人，你倒是磕頭蟲投生，只知道磕頭。」眾人不知道話裡有因，不過一笑，只有知三、燕卿面孔紅了一紅，只聽韻蘭說道：「秀蘭倒極高的品，你們那位要我來做個介紹？」仲蔚道：「友梅正要請位高士伴伴他的梅花。」韻蘭道：「好極，文玉妹妹你寫條子去找。」文玉就去寫條子交人找去，韻蘭道：「等他來了，我們坐位要新排一排，我同文玉妹子一起坐，其餘隨便！」友梅道：「若為帶了姑娘要坐在一起，這個位就難排了。據我的意思，我們要把這個園裡的姑娘大家通帶，不拘姑娘坐到那一個身邊。通是有局的，也無拘束避忌。」仲蔚道：「好是極好，不知姑娘們肯不肯？」知三笑道：「乾局是總好商量，只怕濕局。」伯琴笑道：「論起濕局，不過是知三同燕卿，別人恐怕未必見得有。」湘君笑了一笑，知三笑道：「你不要胡說，那天喝醉了雖然住在那裡，你問燕卿濕過沒有？恐怕送客的人倒不免呢！」佩纓就面紅起來，仲蔚笑道：「你真是誣良，我半路就分散了。」知三笑道：「蘭生是送去的。」佩纓把巾子握著臉要想啞他，只聽湘君笑道：「知三，我看你冰清玉潔，又怕你的短處多呢，快莫說罷！」知三笑道：「我沒什麼短處！」湘君笑道：「你是點過魁星。」

話未說完，只見燕卿笑著走到湘君那邊把湘君打了一下，笑面飛紅的說：「妹妹少說些罷。」知三也有些不好意思，湘君笑道：「你看知三這嘴好厲害，除了我不能制服他。」說著陳秀蘭也來了，文玉就指引他在友梅那邊坐。秀蘭先請問了友梅的號，其餘席上諸人，卻都已在韻蘭處見過的了。韻蘭就要重新排坐，自己果然坐到文玉上首，於是仲蔚坐了第六，眾人只得更坐一番。如今前邊一行席位，第一介侯，第二燕卿，第三友梅，第四知三，第五秀蘭，第六碧霄，第七素雯，第八伯琴，第九月仙。後一席第一毘士，第二幼青，第三湘君，第四佩纓，第五蘭生，第六仲蔚，第七小香，第八韻蘭，第九文玉。文玉先命人放起流星花筒來，但見簷下兩盞大煤氣燈，一排小明角燈，從簷下接到外邊，兩旁一串，皆是五色小玻璃燈，均點了火，伺候的人爭相燃放花筒月炮九龍，燦爛光明，賞心悅目。裡邊一排侍兒，只顧斟酒，佩纓不安，說道：「姐姐妹妹們斟酒，要折殺奴了，拿一把壺來我自己來斟。」那些丫頭因主人臉上，只好同爺們姑娘們一律看待，且佩纓又是蘇姑娘最寵，顧爺又是看重他，佩纓平日待他們又好，故有幾個姐妹們並不妒忌，惟鶻兒稍為不服，然當氣勢頭上，也無可如何，不過背地裡私論而已。這且慢表。

眾人放了一回花筒，又放煙火，裡頭均用五色電光，共是八套。仲蔚因鋪子裡的煙火大都老式，不過炮打襄陽、百鳥朝王之類。這回子定換四套新的，第一套《紅樓夢》的歸省圖；第二套花旗交戰，轟擊桑姆大炮台圖，俺特生在台中驚憂的形狀；第三套中國福建馬江交戰圖，幾許兵輪聯絡一處；第四套就做的本地風光，當中一宅房子，有「棠眠小筑」四字，還有對聯，掛著多少燈；第五套是斷橋相會；第六套是觀音得道火燒白雀寺；第七套是孟姜女萬里奪夫；第八套是楊妃自縊。小香道：「這套不好，今日應該吉吉利利，誰點此套煙火？」仲蔚道：「我今年在絲廠裡見了此套，名曰佛堂，情節頗好，恰忘了忌諱了。」月仙歎道：「三郎玉環，可稱歡喜冤家了。」幼青道：「煙火已完，可再放花炮。」於是小廝丫頭又放起花筒，太極圖、雙蝴蝶、柳梢月等花炮來，約放了一點多鐘，方才完畢。眾人大家說道有趣，仲蔚、文玉放了賞，伯琴笑道：「我們來打個通關罷。」佩纓笑道：「你仗著素雯姑娘，今日又要猖獗了，我們偏不准母戰。」伯琴笑道：「你為什麼急急，不要緊罷，有服侍的人在這裡呢！」韻蘭道：「今日我們只許行令，我帶得令具在這裡，也有母戰，也有做詩，也有笑話的。」伯琴道：「你叫佩纓取出來。」韻蘭道：「且慢，我聽得你的琴理精通，你一向許我彈，不曾彈得，這回你彈一套我聽聽，我們便行令。」伯琴笑道：「你會鼓瑟呢，我從來沒見過，你肯鼓瑟，我便彈琴。」韻蘭道：「我鼓了瑟，你琴彈不彈？」伯琴道：「你鼓了瑟，我是你家生子兒，就彈琴。」韻蘭笑道：「我也沒這福。」便命人回到幽貞館耳房裡去把這張八寶九宮瑟取來，伯琴笑道：「可惜我沒琴。」湘君笑道：「幼青妹妹，你有知音了。」伯琴笑道：「幼青好琴麼？真是失敬，毘士何以從未說起？」毘士笑道：「我也前天才知道呢！你要琴，就問他要來，他有兩張呢！」幼青笑道：「我也不過初學，你得教教我。」秀蘭、碧霄道：「你們兩個共和一曲罷。」原來伯琴最喜的是琴，聽了這話，甚喜。便立刻逼著幼青打發人去把兩張琴取來，一面叫人在春睡軒收拾彈琴鼓瑟地方，秀蘭處有張琴台，湘君那裡也有一張，均取了來。知三笑道：「今日是琴瑟相好了。」湘君笑道：「琴瑟總是房中正樂，比那野田……」知三便回過頭來笑道：「不要說下去了，好姑娘，我知道你未卜先知的。」

原來湘君修道已深，一切皆能預識，即如知三、燕卿偷局之事，也被湘君知道。此次知三被湘君猜透，便即著急，湘君笑道：「你下回敢不敢？」知三道：「不敢了。」眾人笑道：「你們到底猜的什麼啞謎？」湘君笑道：「說玩話呢！」說著，寶瑟已經抬來，就在棠睡軒放好，大家便進去看。只見外邊裹著朱錦的瑟衣，韻蘭把他解了開來，果然文漆斑斕，天然太古，大家笑道：「我們出了母胎，從未聽見有鼓瑟的人，何況看見？蘇姑娘那裡去學來的呢？」碧霄笑道：「他天津有一個客人來教的，說這個要失傳了，我教你學了去授他人。」珊寶、秀蘭、月仙笑道：「若肯收列門牆，我們來焚香掃地。」韻蘭便把二十五弦細細的和正，眾人坐著，聽他彈了一套湘妃怨。其始如風急水湧，萬木悲號；既而一波不驚，幽聲慘起；後來淒淒涼涼，哀婉萬狀。方在傷心，截然而上，眾人無不稱妙。韻蘭道：「我再來彈七段思賢操你們聽聽。」於是再和一和，彈起來，果有視民如傷之意。彈畢，幼青道：「姐姐，你這個手法與我們彈琴不同呢！要請教是什麼道理？」韻蘭道：「手法雖似不同，其實大致差不多兒，這個瑟共有十法，一曰擊，作屍，大指出弦，向外屍也。二曰托，作毛大，指入弦，向內毛也。三曰抹，作木，食指入弦木也。四曰挑，作乙，食指出弦乙也。五曰勾，作勺，中指入弦勺也。六曰踢，作易，中指出弦易也。七曰摘，作商不常用，名指入弦商也。八曰打，作丁，

亦不常用，名指出弦丁也。九曰撮，作早，大指毛，中指勺，齊聲也，隔四隔五方用之；若隔三隔二，則用乙勺齊聲。十曰輕，作幣，調輕帶此弦，宜輕彈帶過也。以上各法，兩手皆同。左手鼓內弦，清聲，右手鼓外弦，中聲。齊乙齊勺，俱用雙彈。單彈，其彈的規矩，指宜伸，不宜曲。甲宜短，不宜長。」幼青道：「這個弦怎樣分呢？」韻蘭道：「自外一弦起，數至十四弦為清黃鐘，十五弦為清大呂，十六弦為清太簇，十七弦為清夾鐘，十八弦為清姑洗，十九弦為清仲呂，二十弦，為清蕤實，二十一弦，為清林鐘，是這弦起和的聲律，又須復還轉來了，故與太簇葉。二十二弦為清夷，與夾鐘葉，二十三弦為清南呂，與姑洗葉。二十四弦為清無射，與仲呂葉。二十五弦為清應鐘，與蕤實葉。若聲有高低不同，和的時候可把瑟柱微移，自外數內。大旨一弦為黃鐘，二弦為大呂，三弦為太簇，四弦為夾鐘，五弦為姑洗，六弦為仲呂，七弦為蕤實，八弦為林鐘，九弦為夷則，十弦為南呂，十一弦為無射，十二弦為應鐘，以上十二弦皆算中聲，即是濁聲也。除了十三弦中，其聲極清者，則其聲為君。惟音太低，難以審辨，故須與內弦相應，方為得法。但時有乾燥，逢子時午時瑟弦必有變動緩急，不能因日間和好彈了這套，夜間不用再和，就所謂膠柱鼓瑟了。這個定弦之法，我當初學了一個多月，方有理會。」伯琴道：「現今學了幾套呢？」韻蘭道：「除方才這兩套之外，再有三套。」介侯道：「什麼三套呢？」韻蘭道：「第一套是祭祀用的，共六段，有聲無辭，名大成樂章。一套名普庵咒，共二十二段，便有聲有辭了。一套六段，也是有聲無辭，名平沙。」幼青道：「你們琴曲也有平沙落雁，不知道可是這個？請姐姐再奏一曲。」韻蘭道：「我也知道這個，但有平沙，而無落雁，比琴曲少了許多，我來奏給你聽。」於是再和新弦，奏了一回，伯琴笑道：「彷彿相同。」幼青道：「姐姐這個客人姓什麼？這會子那裡去了？」韻蘭道：「說也奇，他起初來，並不肯說姓，給我問緊了，他方說是姓雷。其實還不是姓雷，他說我並不是來頑的。因這個法兒現在失傳，你是天仙化身，還可以學，學好了，可以傳出來，我本有別的事，因教你這個，只好多住幾日了。後來我學好了，他就絕跡不來，倒花了多少銀子給我。」眾人大家說道：「必是有心人呢。」於是韻蘭命把寶琴送了回去，方收拾好，幼青的琴已送來了，且俟下章再彈。